

何玉茹 著

●只有电影才可以真正活在她心里，只有电影才可以带她超越真实可感的现实。

爱看电影的女孩



●每次进城，黄玲玲都不免要茫然一阵，城市里拥挤的人群总是搅扰她辨别方向的能力，她常常需要寻找一个僻静的去处，独自想一想她该去的方向，若是找不到这样的去处，她就只能随了人流人家去哪她去哪了。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
长篇新作丛书

ZHONG GUO DANG DAI

QING NIAN ZUO JIA

CHANG PIAN XIN ZUO

CONG SHU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爱看电影的女孩

何玉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RBF89/11

内 容 提 要

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黄玲玲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寻求从农村只身来到了城市,同学白丽平像一条桥梁为她与城市之间疏通了道路,使她先认识了百货店的华子,又认识了电影公司的叶北岸,又与书店的童珍偶然相遇,而这其中,电影始终是她不可缺少的内在的驱动力量。因此,就构成了一位少女的一段独特的情感、心路历程。她对电影的爱,对朋友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时时感受的陌生、孤独以及存在的不稳定也是真实的,她渴望的能够真正与她的心魂贴近的东西,或许永远只是一个电影般的虚幻的远景。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爱看电影的女孩

何玉茹 著

责任编辑:翟建文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8印张 197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611-486-6/I·474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何玉茹，石家庄人，1952年生。1971年高中毕业，1984年考入廊坊师专文学班，1986年到《河北文学》任小说编辑，现在任《长城》杂志社副主编。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出版过小说集《她们的记忆》，《爱看电影的女孩》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

第 一 章

黄玲玲从村子里走出来，一时拿不准该往哪里去。

黄玲玲面前弯弯曲曲着一条土路，土路走上二三里，就是通向城里的大道。黄玲玲想起电视剧里从家出走的农村女孩通常都是奔了城里去的，心里便有些犯腻，她不想仿她们的样子，再说，她也没有她们那样的魄力，到城里冲冲打打，搞出一块自己的天地，她天生是做不来大事情的人，小事情也很难说做得好，她只是烦闷得很，只要有一个能消解烦闷的去处她就求之不得了。

片刻之后，黄玲玲还是朝了那通往城里的大道去了。村子与城里之间有一所中学，黄玲玲在那里念完了高中，她想若是能见史文可老师一面，或许是件愉快的事情；再说，老

师若见不到，就去找一找几个城里的同学，反正，大道不走也是要走的了。

中学就建在大道的边上，黄玲玲想到自己曾在这大道上来来去去的走过三年，就禁不住有些吃惊，她想她可真有耐性，一天到晚走同一条路坐在同一个教室听同一种声音，怎么熬过来的啊，若搁现在，也早逃出来了。可是，逃出来又怎样，不也还要再逃么。黄玲玲摇摇头，觉得自己是不能再想下去了，有些事情是愈想愈想不清楚的。就好比自以为经验丰富的老师总喜欢在年轻的老师跟前显摆，显摆来显摆去倒不如那年轻的老师受同学的欢迎了。其实人家年轻老师就是不爱一套一套地教训学生，也不喜欢问起学生来恨不得把学生的五脏六腑都翻出来，人家总是跟学生们笑咪咪的，话说得又简短又风趣，学生们不想说的人家从不逼迫。就像史文可老师。史文可老师是个教体育的，同学们喜欢他或许也跟喜欢体育有关，但黄玲玲可不是，逢到上体育课同学们都欢天喜地解放了似的，黄玲玲却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忧心忡忡。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史文可的喜欢，对体育课的忧心忡忡或许正由于对史文可的喜欢？这一点她从来没搞清楚过，但她也从来没想改变过，她喜欢凭感觉而不是凭思想做事情。

大道上的车辆、行人接连不断，有事没事喇叭、车铃就拼命地响，吵得黄玲玲心里烦烦的，她想起有一个女生就是能经得起这吵，每天在路上背课文，最后被汽车撞死了。黄玲玲倒不怪那女生，那女生的老师每天每天地表扬女生置吵闹于不顾的学习精神，女生就如同那头鞭打下的羊羔，想退都不成了。其实那老师是置女生的生死于不顾呢。女生就死在离她爹娘的责

任田不远的地方，她爹娘赶到现场都要哭疯了，发誓下一个孩子再不让他上中学了。

眼前就要接近学校的大门口了，门里来来去去的人都快看得清楚了。黄玲玲自己也不知怎地就想起死去的女生来，其实她内心的感觉，学校还是要比农村可爱些的。学校一进门就是个大操场，操场上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百米、千米的跑道，跳高、跳远的沙坑，还有秋千、高低杠什么的，想玩什么有什么，农村有什么，巴掌大块地也要种几棵庄稼呢。学校的人也比农村的人有些意思，学校的人从不说老婆、孩子，婆婆、媳妇一类的话题，农村的人除了这些简直就无话可说；学校的人没话说了还可看看书，农村的人没话说了就盯了电视看，电视也看腻了就请个说书的来，在村头、场院上一坐，讲讲三侠五义、小八义什么的。总讲总讲，听的人都会背了，讲到关键处，刚要卖个关子，不知哪一个就将那结果先喊了出来，扫了一整场人的兴致。当然，村里聪明的人也是有的，但时间长了，聪明人也就不聪明了，有个早年在北平读过书的人，黄玲玲叫他三爷的，可说是满腹的学问，英文、法文都很懂一些的，但他年复一年被另一种语言包围着，他自己的语言也就不战自退了。黄玲玲先是不服，顾自找三爷聊了几回，发觉三爷虽是出口成章，但那话老得都要发霉了，不要说农村人听不懂，就从中学里请个老师听听，怕也不知他说的什么。黄玲玲想，农村可真不是久呆的地方啊。当然，黄玲玲离开村子也不单单因为这些，农村里高中毕业的不光她一个，人家不都好好呆着，没有哪一个敢下决心把农村环境变个样的。别的村倒有撇下村子进了城的，但进城两眼一抹黑难找工作不说还要受城里人的气，反不如在村里熟门熟路的好将就了。黄玲玲其实是个能够在大

环境下将就的人，她最初也做了将就下去的打算，可要命的她往往在小事上没有耐性，比如有人在她吃饭的时候吐下了一口痰，这顿饭就再别想让她吃了。这一回，她正是遇上了吐痰一样的事情，她想，这村里是一天也不能将就下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村里一个叫米香的女人和一个叫田光的男人看中了黄玲玲，一心地要做黄玲玲的干姐和干哥。黄玲玲不干，两人便轮番做黄玲玲的工作，田光白天下地跟在黄玲玲身边，米香晚上睡觉陪在黄玲玲身边，搞得黄玲玲没有一刻的安闲。只这也罢了，有一回黄玲玲上房歇凉，恰好见到另一家的男人在院儿洗澡，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情景却又被米香、田光发现，米香、田光再见到黄玲玲时，眼睛里就总多了点什么。黄玲玲受不了他们的目光，又无处诉说，偶尔与人说起对他们的不满，人家反说，别不知足了，有人喜欢你是你的福气，要你尝尝孤单的滋味就好了。说给父母，父母则说，这是你的事情，你想怎样就怎样好了。父母总是做出一副民主的样子，以显示与别人家父母的区别，黄玲玲心想，你们既然撒手不管，也就别怪我远走高飞了。

第 二 章

远走高飞的人通常是要去做大事的，黄玲玲显然不能够，因此她所谓的远走高飞，至多是一种心里的距离罢了，现在，她走出的实际距离只有六华里。

学校的看门人仍是那个老魏头。老魏头的一张脸总是脏兮兮的，没洗过的样子；牙齿黄黄的，见到校长的时候才肯露出来。黄玲玲朝窗口里面的老魏头笑了笑，就要走进去。老魏头可是没笑，喊了声站住，就从传达室里走出来，对了黄玲玲左打量右打量的。

黄玲玲说，魏师傅，连我都认不出了？

老魏头说，你是谁，进来做什么？

黄玲玲说，我是三十二班的啊。

老魏头仍然不肯笑，说，三十二班不早毕业了？

黄玲玲说，您是真认不得我了啊？

老魏头不说认得，也不说不认得，只问，你找谁？

黄玲玲晓得老魏头的六亲不认，但挨到自己头上，总是有些不快，随口答道，找我们老师。

老魏头说，你们老师是谁？

黄玲玲说，唐敏之呗。黄玲玲心想，他是要坚持不认识我了，多么可恶啊。

更可恶的，是老魏头坚持打电话给唐敏之。

黄玲玲气道，打什么电话，以为你这是中南海啊。

老魏头说，这是规矩。说完顾自进屋拨电话去了。

事实上，黄玲玲最不想见的就是唐敏之了，天晓得她如何就说出他的名字来。但想见的人她又不想说出来。她站在窗外看着老魏头粗黑的手指拨得电话哗啦哗啦响，心也像被那手指划来划去似的。

唐敏之是她的班主任老师，她能想象出他见到她时会有怎样的热情。唐敏之对女生的热情在学校是众所周知的，男生与女生发生冲突时他从来站在女生一边；上课回答问题他从来只叫女生；他与女生谈话从来是笑容可掬的模样。大家议论他是没讨上老婆的缘故，把对老婆的想念全转换给女生们了。因此女生们就对他不大恭敬，常常黑了脸话说得如吃了炮药一般，高兴的时候也随意开他的玩笑，说他高高的前额犹如智慧的源泉，而他瘦小的身材则是灵活的体现，再加上长长的手臂大大的眼睛，他简直无一不具备祖先的特征呢。他却是怎样都不会恼，反咧开嘴嘻嘻地笑，有时会说，瞧这孩子，瞧这孩子。黄玲玲一直搞不明白中学老师里怎么会有唐敏之这样的人，她对她的反感还因为他对黄玲玲有过一次亲近的表示，那是在唐敏之的宿

舍里，唐敏之无论如何要借给黄玲玲一本书看，那是一本便于高考复习的辅导书，他说他的书从不借人，唯想借给她一个人。黄玲玲推说没时间看，就慌慌地逃走了。后来的日子，黄玲玲总记起他拿了一本书亮亮的脑门向她靠近的情景。那情景使她索性对功课不再努力，她的学习本还不坏，但她更喜欢给唐敏之以有力的回击，从此，她的高考便彻底地绝了希望。

黄玲玲穿过操场，老远地就见唐敏之开了门迎接着她。

黄玲玲说，唐老师您好。

唐敏之说，没想到你会来看我，快请进。

黄玲玲从唐敏之跟前走进屋时，唐敏之顺便拍了拍黄玲玲的肩膀。

黄玲玲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在唐敏之对面坐下来。

唐敏之看一看黄玲玲的脸，说，晒黑了啊。

黄玲玲笑一笑，并不答话。

唐敏之又看一看黄玲玲的手，说，手也变粗了啊。

黄玲玲仍笑而不答。

唐敏之叹道，到底不如在学校的好。

黄玲玲开口道，谁也不能上一辈子学的。

唐敏之说，可像你这样的，总是可惜了。

黄玲玲说，习惯了，倒也有学校没有的快乐。

唐敏之说，快乐就好，可我听说，你过得并不快乐呢。

黄玲玲便眼睛望了窗外，不再说什么。

唐敏之说，能对我说说么？

黄玲玲说，也没什么，一点点小事情。

唐敏之说，不相信老师。

黄玲玲说，的确没什么。

唐敏之有些穷追不舍道，来找我，不会没有原因吧。

黄玲玲说，只是顺便看看。

唐敏之的神情变得更加坚决起来，说，即便是小事情，就不能对老师说一说？

黄玲玲说，真不值得说的。

唐敏之说，是你老师不值得听吧？

黄玲玲说，老师说哪里话。

后来的时间里，唐敏之就翻来覆去要黄玲玲说一说她的事情，黄玲玲就拿定了主意死不开口。唐敏之便说，瞧这孩子，不跟老师说你跟谁说呢。黄玲玲看他的脑门上可怜地泌出了汗水，他的一双大眼睛努力表达着情感，黄玲玲心想，他简直与田光、米香相仿呢。

于是，黄玲玲站起身来，说，唐老师，我得走了。

唐敏之仍坐了没动，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最大的不快乐，该是没有书看。说罢，也不容黄玲玲回答，顾自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在黄玲玲手里，说，我的书从不借人，唯有对你例外，看完了就再来找我。

唐敏之再次重复了书的故事，使黄玲玲不禁觉出了好笑。黄玲玲看一看书的名字，发觉自己早看过的，想说什么，终于还是将书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黄玲玲一脸失败的神情从唐敏之屋里走出来。唐敏之却还要坚持将黄玲玲送到学校门口，黄玲玲只好说还要去看看史老师。唐敏之说，哪个史老师？黄玲玲说，史文可。唐敏之说，看他做什么？黄玲玲忍无可忍道，看他什么都不做。唐敏之只好停下来，嘴里说着瞧这孩子，目光一直将黄玲玲送到了史文可的房间门口。

上学的时候，黄玲玲从没去找过史文可。黄玲玲不像同班的白丽平，喜欢哪位教师，就像只鸟似的在老师跟前没完没了地叽叽喳喳，凡是黄玲玲喜欢的老师，她总是离得人家远远的。黄玲玲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仿佛说多了话就把那喜欢破坏了似的。现在重返学校，黄玲玲觉得自己是失了许多机会，因为自己的失去才被白丽平抢去了许多。那时白丽平也喜欢史文可，有事没事总往史文可的房间跑，回来便述说史文可怎样怎样地优秀。她把什么都说成优秀，一天到晚优秀优秀的不离口，刚刚学会这词儿要拿它过瘾似的。她说史老师的笑最优秀了，牙齿一露，单纯、老练、俏皮就全有了；说史老师的个头也优秀，一米八零，往人前一站，绝对是鹤立鸡群；说史老师最最优秀的就是三步跨篮了，那动作，美得简直让人心颤。黄玲玲不得不承认白丽平说的也是自己的心里话，但让白丽平说出来，心里就不舒服，她想，对大家说她心颤就敢对老师说去，史老师听了会不会心颤呢？黄玲玲很快摇了摇头，史老师那样的人虽然笑起来迷人三步跨篮也迷人，但能够迷他可不容易，他是上过大学的人，据说他的家也在大城市，什么样的女生没见过，一个平凡的白丽平算得了什么。不过说白丽平平凡多少也有些委屈，白丽平的长相还算漂亮，圆脸，大眼睛，白面皮，是人见人爱的那种。她要不是叽叽喳喳总跟鸟叫似的烦人，黄玲玲说不定都会喜欢上她的。黄玲玲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但也见过史文可对白丽平的亲热样子，那是有一回上体育课白丽平装模作样地说肚子疼，史文可问怎么回事，白丽平厚颜无耻地说来例假了，史文可便扔下同学们亲自扶白丽平回了教室。黄玲玲看白丽平十分痛苦似的靠在史文可身上，史文可则紧紧挽了白丽

平的腰部，远远地看犹如一对亲密的情侣。黄玲玲猜定白丽平的例假是假的，因为上课前她刚刚与她去过厕所，她若来例假早在厕所嚷嚷遍了。下课后黄玲玲第一个回到了教室，她扯起趴在桌上的白丽平说，敢跟我再去趟厕所么？白丽平吓了一跳，说，你要干什么？黄玲玲说，干什么你心里明白。白丽平却也不示弱，说黄玲玲你是嫉妒了吧。黄玲玲说，天下最无耻的就是你白丽平了。白丽平说，天下最讨厌的就是爱管闲事的人了。黄玲玲说，我这就跟史老师说去。白丽平说，说了史老师也不会喜欢你。后来同学们前前后后地进了教室，两人才止了争吵，黄玲玲也没再坚持去找老师，但两人都把对方看透了似的，内心的较量，从此是再也没停止过。毕业的时候，白丽平约史文可进城看了场电影，黄玲玲却只敢将一个日记本悄悄放在了史文可的办公桌上。不过，离校那天史文可也送了黄玲玲一样东西，那是只白瓷的小兔，纯净又楚楚动人。史文可同时还拿出一只，说是送给白丽平的，要黄玲玲转交给她。这使黄玲玲格外地高兴，将小兔送给白丽平时，白丽平果然一脸的沮丧，说，一个瓷兔，看把你高兴的。黄玲玲说，你不想要，我就还回去。白丽平一把将瓷兔抢在手里，说，倒像是你的东西。

黄玲玲想，也不知白丽平现在做什么，这样想着已经敲开了史文可的房门，优秀的史文可老师已经出现在黄玲玲的面前。

黄玲玲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史老师不若从前那样高大了，她站在他面前，再不用仰了头看他了。黄玲玲听到史老师惊喜地叫道，哎呀呀，是黄玲玲的姐姐到了吧。

黄玲玲便无比开心地笑了。史老师就有这本事，一眼看到你的变化，还不把这变化直接说出来，绕的那弯子让你不乐也得乐。史老师的房间凌乱得很，使黄玲玲半天也找不到坐的地

方，就只好一直站了说话。这样反使黄玲玲自在了许多，话也稠密得没有停顿，自然是说些在校时这样那样的事情，两人你说一件我说一件的，倒像是说话妨碍了找坐位似的。

史老师说，几天不见，个头长高了，话也显多了，农村挺育人的嘛。

黄玲玲笑了说，那是，今儿就是向您汇报来了。

史老师说，我看回村的同学十有八九都霜打了似的，你怎么就不一样。

黄玲玲说，你想听么？

史老师说，想听。

黄玲玲说，想听也不能站了说啊。

史老师这才恍然拍一拍脑袋，指了床铺请黄玲玲坐下，自己则腾出一把椅子坐了，说，你别见怪，我是一人儿站惯了，写字看书都没坐过。

黄玲玲更笑起来，笑得简直都想弯下腰了。

史老师说，没见过吧。

黄玲玲止了笑说，这有什么，这跟坐惯了的人是一样的。

史老师说，头一回有这么理解我的，你说吧，准保我也能理解你。

黄玲玲便向史文可开始了她的述说。那述说莫名其妙充满了快乐的调子，即使说到她讨厌的米香和田光时，她的脸上也溢满了笑容。黄玲玲自己也没想到她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她苦闷的心事，她想，她快乐的是什么呢？

讲完了，史文可笑得也几乎弯下了腰。

黄玲玲说，你乐什么？

史文可说，没见过这么跟人好的。

黄玲玲说，换了你，你会怎么办？

史文可说，没经验过，没经验过的事就说不好。不过，我是不会像你这么快乐的。

黄玲玲说，我一个人从没觉得好笑过，跟你说起来倒显得好笑了。黄玲玲说着这话的时候，神情里依然留存着快乐，想收也收不住了似的，她想，怎么回事啊。

史文可说，你的状态真的看上去蛮好。

黄玲玲说，见到老师还能不好么。

黄玲玲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史文可。

史文可望了黄玲玲一会儿，然后像随意拿起铅笔，在桌上的一张白纸上画着什么。

黄玲玲站起身，发现白纸上是一个女孩的头像，看不出是谁，却美丽得很。黄玲玲立刻想到了白丽平，说，她是谁？

史文可眼睛看了女孩说，她是我教过的每一个女生。

黄玲玲想笑，却不知为什么没笑出来。她看史文可专心地用铅笔画着女孩的衣领，便说，我该走了。

史文可抬起头来，你來找我，还有别的事么？

黄玲玲摇一摇头。

史文可说，你是个聪明的女孩，祝你快乐。

黄玲玲笑一笑，眼睛里忽然涌满了泪水。

史文可伸出手来，将黄玲玲的一只手握了握，忽然想起了什么，另一只手伸进口袋，摸出张电影票递给黄玲玲手里，说，这是位朋友送我的，记住，光明影院，一个月的期限，你可以随便看去。这一个月，可都是再好不过的片子。

黄玲玲看一看票，说，光明影院在哪儿？

史文可说，沿了学校门前的马路一直向西走。

黄玲玲说，不就走到城里了？

史文可说，你不是要去城里么？

黄玲玲说，我并没说要去啊。

史文可说，都走到这里了，不去城里去哪儿。

黄玲玲说，你是在逼我进城啊。

史文可笑笑说，不进则退，随你吧。不过，我教过的女生，没有不爱看电影的。

黄玲玲拿了票，很随意地与史文可道了再见，心里却隐隐地含了缺憾，她便带了这缺憾和电影票，坐车径直进城去了。